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雷林燕

踏歌行

□王剑波

电视台演播大厅嘈杂喧闹，观众正在陆续进场。在后台候场的演员们，三五成群，或坐或站，或在兴奋地招呼同伴拍照留影。

这是一场名为“银发正芳华”的中老年春晚。我参加的是一个男声小合唱节目，并在其中担任领唱。从年前的十一月份开始，我们市老年大学声乐专修班的男生，组成“老年天团”参加海选。因为是十八个男生，让人想起京剧《沙家浜》里的“十八棵青松”，因而同学们自喻是“十八棵老松”。经过几轮比拼，今天“老松”终于要亮相春晚舞台了。

晚会工作人员开始催场，后台顿时紧张忙碌起来。因为是现场直播，演出显得更为正式而隆重。整台晚会已经进行了两天的走台和彩排，每个节目上场退场的时间精确到以秒计算，因此我们的节目虽然安排在后半场，但大家还是时不时地看看节目表，关注着演出的进程，唯恐耽误了上场。

表演开场歌舞的演员们，穿着或艳丽或素雅的演出服，从我们身边走过。在这些妆容难掩老态的爷爷奶奶中间，夹杂着一队白衬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的少年，就像色彩斑斓的原野上，长着一棵棵充满生机的小白杨。望着他们稚嫩的脸庞，我的思绪随之飞扬。

算来已经是六十年前了，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。记得是一个春天的早上，老师带着我们八个男女同学，去一个名叫前童的镇子，参加公社小学生文艺汇演。我喜欢唱歌，会在唱歌课上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高声唱，也会在无人的时候独自唱，唱歌带给我愉悦，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美好。那时我已经会识简谱，经常有高年级的同学跑来问我“2”怎么唱、“3”怎么唱，每当这时，我就会骄傲地给他们示范。在前童古镇的戏台上，我也是白衬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，在风琴的伴奏下，挺

着小胸脯唱起了“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……”一首歌短短几分钟，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登台唱歌，带来的激动和兴奋很长时间都难以平息。

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县文宣队来我们学校招生。因为我扮演过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，在学校小有名气，教唱歌课的王育宁老师便让我去试试。县里面试的老师问：“唱什么歌？”我顺口便说：“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”这是一首十分流行、我唱过无数遍的歌。没伴奏，是清唱。我知道，在没有伴奏定调的情况下，要从这首歌的最高音开始，寻找开头的第一个音，这样就不会唱不上去。但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来不及去找“最高音”，我张口便唱，用我十四岁正在变声的嗓音唱了起来：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……当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“最高音”来了——就像跑步时原本一路顺利，这时突然遇到了一道高坎——我的喉咙像被人扼住一样，任凭我仰起头伸长脖子憋红了脸，还是唱破了音！

当专业演员的希望随着一个破音而幻灭，但唱歌的爱好仍然伴随着我。我上了高中，上的是大山深处的“五七学校”，边读书边劳动，我就对着茶园竹林，伴着山涧流水唱。高中毕业下乡之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在象山港边的一家采石场做小工，夕阳暮色中，百无聊赖的我就在低矮的茅草工棚里唱。后来去三门湾畔的农场当了农工，在水田中扶犁耕耙的时候，我会将手中的犁杖想象成舵轮，自己就是掌舵的船长，一边吆喝着牛儿前进，一边在细雨中引吭高歌：迎着朝阳，乘风破浪，我驾驶着巨轮出海去远航……应和我的是堤坝外的海浪涛声。歌声，抚慰了我青春的忧伤，也诉说着我对未来的向往。

大学毕业后，日益繁忙的工作并没有遏止我唱歌的欲望。在那个万象更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歌坛百花齐放，我们的生活有了越来

越多的歌声。刚刚出现的手提录音机和盒式磁带，成了我学习唱歌的老师。记得一次下乡去了台州路桥，晚上住在招待所，我和同事用录音机翻来覆去播放李双江的歌曲，几天下来，录音带转不动了，声音变得吱吱呀呀，曲不成调，我们开玩笑说“李双江唱累了”。后来卡拉OK兴起，为唱歌提供了更多便利，似乎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歌唱家。但我很少有机会去歌厅，也不习惯在光线迷离空气浑浊的包厢里唱歌，于是便自己购置了简易的播放设备，除了自娱自乐，假日里也会约几个同好来家里纵情歌唱相互欣赏。随着储存介质的发展，听歌唱歌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更新，从早先的录音带、录像带，到后来的CD、VCD，我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，在大商场的音像柜台和小弄堂的音像店里，入迷地搜罗购买喜欢的歌曲。这些带着年代特征的磁带和唱片，大小不一、宽窄不同，在柜子里排了一层又一层，排成了一条高低起伏、蜿蜒连绵的音乐之路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听歌学歌，并将自己的歌声录下来，刻成光盘。我将“双卡”录音机录下的第一盒磁带，取名为《三十岁的歌声》；后来，置办了耳机、话筒，升级了电脑、声卡，陆续刻录了上百首歌曲。我没有真正学过声乐，不懂发声方法，也没有演唱技巧，我只想抒发内心的感受，记录自己的声音。因为岁月不能往返，歌声可以追忆。当我老了，唱不动了，就在冬日的暖阳下，躺着或坐着听自己的歌，让时光在歌声中缓缓流淌，让不再活跃的思绪慢慢地回忆和歌声有关的那些人与事。后来，我又喜欢上制作MV，一边听着录音，一边构思画面，寻找图片，配上歌词，努力让自己的歌声形象起来、生动起来，并由此享受“创作”的快乐。

……就在我漫无边际地想着往事的时候，身旁的同伴提醒我：老年大学校长和系主任来看望我们了。参加这次中老年春晚的演员来自全市各个地方，而市老年大学的学员是主力。校长和系主任满脸笑容地和“十八棵老松”一一握手，然后又

一起拍照，为“老年天团”加油鼓劲。

我是退休以后上的老年大学声乐专修班。班里的男女同学来自不同地方，原先从事着不同的工作，是唱歌这一共同爱好让大家走到了一起。

教我们的王俊峰老师是个帅气的八零后，充满朝气和活力，他的笑声特别有感染力，“哈哈……”，带着金属的质感和音乐的韵味。第一次听他喊我们这些学生“叔叔”“阿姨”的时候，我一时还回不过神来。过后一想，是啊！他和我儿子同龄哩。于是，每个周二上午，我们这些“叔叔”“阿姨”们，就跟着王老师练声、学唱——

起立！双手掐腰，挺胸收腹。吸气——让腰腹扩张开来；呼气——缓缓发力，让肚子硬起来；快速吸气……慢慢呼气……再吸气……分三下快速呼气——“嘶嘶嘶”整个教室都是皮球漏气的声音。

大家一起念：发花，芍药，蜻蜓，怀来，当阳，姑苏……从教室外经过的人，一定以为到了中药铺，或者听到了火车报站的声音。

跟着钢琴一起唱：啊哎依奥乌……嘛咪咪毛姆……啦来哩哟哟……在练声曲的旋律中，同学们一个个摇头晃脑、手舞足蹈。

老师说：“现在练哼鸣。”“开口哼！”“闭口哼！”一声声低沉的哼声汇聚在一起，如大地的呼吸，又如梦中的呓语。

一听老师说“打嘟”，也就是用双唇发出颤音，我就心里发怵——连摇篮里的婴儿都会打“嘟噜”呢！小小的嘴唇一合，一串响亮的颤音就回荡在空中。大人听到后就会说：哎呀！要下雨了——但现在我就是打不出这个“嘟噜”，不管我怎样使劲嘟噜双唇，发出的总是断断续续的破音，引发了同学们的笑声，也成了大家打趣的对象……

就这样，在声乐课的笑声和歌声中，我们这些鬓角露了白发、脸颊布满皱纹的男男女女，变得年轻。

……负责催场的人员走了过来，马上就要轮到我们的节目了。同学们相互招呼着开始整队，我抓紧理了理衣服——同样是白衬衣蓝裤子，只不过红领巾换成了红领巾结——距小学时在古镇戏台上唱歌，已经过去了六十个春秋，时光就像流水一般，带走了岁月年华。我的人生走过了少年、青年和壮年，一路上总是与歌唱相伴，与歌声同行。现在，我已经进入预想中的“太阳底下听歌”的老年，但心中仍然洋溢着歌唱的激情。

我手握话筒站在舞台的侧边，同学们跟在我的身后，一个个就如青松般挺拔精神。前奏响起来了，我们抬起双脚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踏歌而行，走向灯光灿烂的舞台，走向人生的美好时刻……